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一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四十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一

宋

寧宗皇帝

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春三月金兵破黄蘄州引還𢈔再興李全追擊敗之

初金人攻蘄知州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百計禦之會黄州失守金人併兵來攻城始破誠之併其妻子官屬

皆死之金兵退再興邀擊于天長敗之及渡淮北去全又大敗之宋元通鑑金人圍黄州州守向大節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與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敵兵已集大節自沉于江而死時以誠之大節二人等死誠之果決持為褒贈立廟大節遲迴等于棄城逋走所載與續綱目不同今並注于此

夏五月甲申朔日食

蒙古取金東平使嚴實石珪守之金以呼爾噶行省于邳州王庭玉行元帥府于黄陵岡

東平被圍久糧道復絶行省呼爾噶監軍王庭玉不



能守率衆南趨邳州蒙古蘇呼呼圖哩舊作唆魯忽禿今改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于府第先是穆呼黎以東平不下將還謂千戶薩里台舊作撒爾塔今改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内南北以守之遂去至是薩里台以穆呼哩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己而金王庭玉取曹州殺石珪

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

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者

建儲大事而假其權于相臣已非防微杜漸之道矧借沂王立後為名廣選宗室致奸臣陰售其私蓄意覬覦遂擅廢置國事幾不可問彌遠罪不容于死而推溯由來寧宗實貽之禍根

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于是立貴和為皇子以貴誠為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瓐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山陰縣初慶元人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厚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為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詑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洩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迨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

可復來乎天錫名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于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

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

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方守襄漢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晐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為名將故能藩屛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 游九功字勉之建

陽人

九月立宗室貴誠為沂王後

貴誠凝重寡言潔修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容彌遠益異之至是立為沂靖惠王後

冬十月蒙古穆呼哩侵夏夏人以兵附之遂取金葭州及綏德州十一月圍延安府

穆呼哩由東勝州涉河而西夏主慟遣塔爾海舊作塔海

監府令改等宴穆呼哩於河南且遣塔海舊作塔哥今改甘布舊作甘普今改將兵五萬屬焉十月穆呼哩引兵東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以石天應權行臺守葭自將兵攻綏德破瑪爾察寨夏主遣瑪爾布舊作迷僕今改帥衆會之瑪爾布問穆呼哩相見之儀穆呼哩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瑪爾布曰未受主命不敢即拜因引衆去至是穆呼哩進攻延安瑪爾布始贄馬而拜金元帥哈達即完顏贍字景山舊作合達今改與納哈塔邁珠槊之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

古將蒙古布哈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半夜伏發穆呼哩乃命軍士銜枚潛進伏于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布哈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穆呼哩出伏兵乘其後鼓聲震天金兵大亂穆呼哩追殺七千餘人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穆呼哩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鄜坊等州

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以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為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

丙在四川以攻為守威績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西蜀之師興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

張林叛降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都元帥李福自膠西逃歸

李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正須若等一到始造舡[舟達]舟謀爭舟楫之利焉　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

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于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君背恩邪待與都統提兵取君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

益都滄景濱棣等州都元帥府事福狼狽走還楚州林猶遺賈涉書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已而知濟南府种贇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事在十五年五月

閏十二月遣使如蒙古通好也蒙古尋遣使來報

十五年壬午金元光元年春正月庚戌朔受恭膺天命寶于大慶殿大赦

初鎮江都統翟朝宗得璽于金師獻于朝既而趙拱

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慶賀禮大赦賈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彌遠不懌

二月金人復來侵夏五月淮兵襲敗之

金主以朝廷絶歲幣國用困乃命元帥左監軍額爾克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簽書樞密院事時全副之由潁壽進渡淮敗官軍于高塘市今曰高塘鎮在潁州府霍邱縣西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全之姪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之五月額爾

克引衆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収淮南麥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衆惑之留三日額爾克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宋衆具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官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没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進封子竑為濟國公以貴誠為邵州防禦使

瀰遠敢于娛其皇子設計動搖奸惡實無可逭然竑方居潛養正遂以他日得志自期非但淺率無知而為臣子者胃中豈宜兇萌此想即使克踐尊位亦知其不能勉承宋緒耳

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瞷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于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太

子若能孝于慈甘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録鄭清之字德源鄞人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謁彌遠即示以貴誠詩

金距此時逾一年四月始易主何係于長星之見且彼時南有宋而北有金蒙古亦方興之國

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請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諆孽竑之失于帝覬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秋八月長星見西方

蒙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真將易主矣

九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青

而西方則西夏之地長星究為誰見耶此不過附會楚材明天文之說而不知其悖誕已甚也

崖峒降

冬十月蒙古穆呼哩取金河中以石天應權河東關陝行臺

穆呼哩所過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在吉州西僑治吉州事穆呼哩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字正甫吉州人令妻拏先墜崖已從之皆死考一統志楊貞築牛心寨以扼元兵子克義戰沒元兵攻之急命其子克敬克讓俱死妻孟氏自經乃南望再拜自投河中所載較詳今附注于此穆呼哩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布哈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

援及相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呂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隰等帥並受節制穆呼哩遂趨長安使烏哈納台布哈舊作兀胡乃屯太不花今改守之遣阿齊吉舊作安赤今改將兵斷潼關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取金同州節度使完顏額爾克死之

十二月以李全為保寧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副使

鄭樵有言郡縣有時而更山川千古不易外國部落亦然史稱元太祖既平西域盡易前代國名以蒙古語于是古國俱不可

初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歎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于不可勒耶

蒙古主特穆津入西域滅回回國即默廸納國明史西域傳默廸納回回之祖國也相傳其祖國王瑪哈木瑪特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尊為排哈木巴爾猶言天使也其教以事天為主而無像設隋開皇間始傳其教入中國迄元世其人遍于四方　續綱目是條提綱書蒙古主入西域屠密爾城滅回回國大掠忻都而還考元史太祖紀十七年壬午西域主扎拉廸音出奔與密爾汗合帝自將擊之擒瑪里克汗扎拉廸音遁去追之不獲十八年癸未定西域諸城置達嚕噶齊監治之十九年甲申帝親至東

考不知名號雖史山川猶皆設未撫有其疆域何由詳考其名稱為今回部平定山川道里悉按圖可稽以今準古如漢之三十六國唐之安西四鎮何不可瞭然指視哉

印度國角端見班師據此則回回之滅與角端之見事已隔兩年續綱目併作一條非是今于是條提綱但書與蒙古主滅回回國而以忻都角端之見附叙目中仍加已而二字以別先後　默迪納舊作默德那排哈木巴爾舊作泒嗜木巴爾密爾舊作密里扎拉迪音舊作扎拉丁瑪里克汗舊作密里汗今改

先是蒙古主遣子卓沁察罕台烏格台圖壘分攻鄂托洛爾舊作斡脫羅兒今改玉隴哈什等城而自將攻達爾瑪及舊作迭里密今改巴喇勒哈舊作班勒訖今改城方輿紀要諸城皆在天方國境天方古筠沖地舊曰天堂亦曰默加在西域極西考西域圖志和闐回部所屬六城有玉隴哈什蓋即元時所謂玉龍城也遜圖塔爾哈舊作塔里寒今改寨方輿紀要在默迪納境地近天方

角端能解人言事涉荒誕楚材雖博洽何所據而云然或元太

進薄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續綱目作逃匿海嶼不旬日痰死）于是擊定西域諸城置達嚕噶齊（猶華言掌印官也）監治之已而蒙古主進掠忻都（即印度也方輿紀要漢身毒國六朝及唐謂之天竺宋時謂之忻都後又訛為印度有東西南北中五國所謂五印度是也）次鐵門關（明史西域傳賽瑪爾堪渴石城西有石峽兩崖如斧劈其口有門色如鐵番人號為鐵門關設兵守之賽瑪爾堪古罽賓國舊作撒馬兒罕今改）侍衛見一獸（虎形馬尾而綠色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爾君宜早還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西征已四年蓋

祖至此本不欲窮兵故爾班師歸國好奇者遂從而傅會之元史蕪雜不足稍由當時紀載失真宋濂諸人又不為詳覈態致沿訛其失誠不可枚舉也

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主遂班師

癸未十六年金元光二年春正月金元帥都監侯孝順河東人按侯孝順舊作侯小叔今改後倣此取河中殺蒙古石天應穆呼哩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孝順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穆呼哩以天應子烏格按烏格舊作斡可今改後倣此代領其衆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嚕岱守河中阿嚕岱恇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築之

計及絳州破阿嚕岱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覲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岱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陷

三月蒙古穆呼哩卒于解州

穆呼哩自河中師師還至解州聞喜縣以疾卒穆呼哩雄勇善謀與博爾濟阿爾拉氏納固爾傲拉之子朔方人博勒呼厚新氏齊拉袞按博爾濟舊作博爾术阿爾拉舊作阿兒刺納固爾傲拉舊作納忽阿兒蘭博勒呼舊作博兒忽厚新舊作許兀慎齊拉袞舊作赤老溫今並改從後仿此等俱以忠勇佐元

主創業賜號為都爾本庫嚕克舊作撥里班曲律今改猶華言四傑也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集賽舊作怯薛今改出官則為輔相焉

夏六月淮東制置使賈涉卒

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程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于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卯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

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應功過有考請給無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己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

秋八月金將納哈塔陸格舊作納合六哥今改後倣此殺呼爾噶謀以邳州降附金人殺之

呼爾噶御下嚴邳州從宜經畧使納哈塔陸格殺之遂據州反與蒙古將李二措致書海州言欲來附李全麾下周岊得之以報全全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欲攻邳四面

阻水二措積勁弓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會濱棣有亂乃引兵趨青州金行院總帥要赫德舊作牙吾答今改後仿此討殺陸格復其城

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二月以許國為淮東制置使

初淮西都統許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葢自鬻也遂易國文階為

金寅宗尚未至于昏惰在朝豈無一二親信大臣可預顧命而以傳位大事謀及婦人乎且既稱疾革妃嬙近侍亦何能盡離

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駭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閫及聞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金主珣殂子守緒立是為金哀宗

金主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政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訖而殂夫人祕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閤龐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

左右而止留一前朝年老夫人終夜侍側必無此情理況云龐貴妃陰狡機慧又安能受鄭氏之紿而不之覺語更自相矛盾此必傳聞訛舛修史者益從而甚其辭斷非當時實事也

鄭氏恐其為變即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啟户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伊喇豐阿拉丹人按伊拉豐阿拉舊作移剌布阿今改從仿此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即位于柩前

蒙古攻夏夏主遵頊傳國于其子德旺

遵頊自稱上皇德旺改元乾定未幾遵頊卒德旺號之曰神宗

甲申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春三月召崔與之為禮部尚書以鄭損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

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祠焉

金使人來請和

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

密判官伊喇豐阿拉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

秋閏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是為

理宗尊皇后為皇太后同聽政封皇子竑為濟王出居湖

州

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史彌

遠益相與歎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本開封人字介之居上虞石谷之弟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于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

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名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閒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為誰甚惑之昀入宫見后后撫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名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宫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帳殿帥夏震守之遂名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

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竑以為然已而遥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閤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宫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九月詔傅伯成字景初察之孫為顯謨閣學士楊簡字敬仲慈谿人為寶謨閣學士辭不至

真德秀初以宮講侍讀即舉本

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遂詔傅伯成楊簡及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俱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以真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初以德秀及禮部侍郎程珌字懐古休寧人吏部侍郎朱著閩縣人綽之孫並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字容父婺州東陽人起居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誼字正甫福清人軍器監王暨並兼侍講尋又以德秀直學士院名魏了翁為起居郎德秀之為起居舍人兼宮講也言事不避權貴且惓惓于復讐知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劉爚曰

汲之旨相訓牖其意實為上哉既而力求出外雖若超然于玆然慮禍遠以爵祿相縻益為引避猶得去就之正及禍遠攝得發立乞當去之唯恐不速況理宗既皆玆而立不蔵之御德秀豈夫講求乃反應召而還從容入對復欲效忠于殿陛春秋之

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肖為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了翁嘗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了翁狂妄了翁亦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為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 白鶴山亦名四明山在邛州西

追封希瓐為榮王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

帝追封所生父希瓐為榮王生母全氏為國夫人而弟與芮嗣之

責備固不能為德秀寬矣

濟王既身被黃袍發軍資庫器兵則非固執臣節始終不從者

冬十月金及夏平

夏人自貞祐初與金以小故生釁搆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鋭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修好于金稱弟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禮部尚書鄂吞良弼(舊作奥敦良弼今改後仿此)報之

理宗皇帝

乙酉　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春正月湖州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既而竑討壬壬走史彌遠矯詔殺竑追貶為巴陵郡

失從知事不成乃帥兵討壬故變綱目書法以示不甚予之之意

公

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欲奉濟王而立之乃遣甫密告于李全全欲坐視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彊之王不得已乃

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等乃偽為李全榜揭于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令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壬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潘壬至楚州將渡淮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

斬之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假稱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為巴陵郡公又降為縣公改湖州為安吉州

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曰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絶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置處盡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帝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進德修

學以掩前失　洪咨夔字舜俞于潛人雪川湖州有雪水故名元和志雪水一名苕溪源出天目山逕湖州南下流與餘杭諸溪合入太湖

蒙古武仙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討仙仙走西山天澤復入真定

武仙聞彭義斌復山東州縣乃叛蒙古殺都元帥史天倪天倪弟天澤時護母歸燕府僚王守道元史作王縉追天澤于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卒部曲散在近郊若能返旆當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共國之讐死亦當

往況不死邪遂傾貲裝易鎧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眾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博囉穆瑚黎之子嗣為國王舊作孛魯今改言狀且乞濟師博囉即命天澤嗣兄河北西路都元帥遣錫納台圖伯特克呋特氏按錫納台舊作笑乃台元史作肖乃台圖伯特克呋特舊作禿伯怯烈今並改率銳卒三千援之合勢進攻仙仙驍將葛鐵槍擁眾來拒天澤迎擊之乘勝至中山畧無極漢毋極縣唐改無今縣屬正定府拔趙州仙敗奔西山天澤遂復真定已而武仙夜襲真定天澤奔藁城未幾天澤以藁城之兵入真定襲仙仙復走西山藁城漢

縣唐改藁平來復舊令縣屬正定府

二月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為制置使撫之

許國至鎮李全妻楊氏郊迓国辭不見楊氏慚而歸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畧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置乃數致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覘者曰制

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忝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參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瑞坐納全拜不為止全怒退曰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任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勳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邪全亦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章夢先夢先令隅幕貌啗慶福亦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

焉更折節為禮因會集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尋遣慶福還楚為亂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全妻楊氏及軍校留者惧其謀已內自為備逵湖州潘壬事敗全黨益不安或欲楊氏畜一妾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為朝士潛約盱眙四軍為應盱眙四將不從于是慶福謀中輟止欲快意于國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豈文儒不知兵者邪夢玉懼禍及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為自結之計及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匿

降賊敢于仇殺制使宜聲討之所必加彌遠乃欲含忍苟安葇得賊歡心之徐晞稷以代節制闒懦怯國罪不容誅及全上表待罪理宗亦竟置之不問其昏弱無能更可概見矣占晞稷之

聲曰不得無禮矣已及額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為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是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其辱明日國縊于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嘗倅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制使令屈意撫全全聞國死自青州還楚併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閧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使印于潰卒中以授晞

苟賤無恥甘心尊賊以自卑羞朝廷以醜賊殄更不足齒于人數綱紀顛倒若此何以為國

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悦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揚氏而手足倒置矣

三月葬永茂陵在會稽縣東南寶山

史臣曰寧宗初年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冑內蓄羣姦指正為偽外挑彊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于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矣

夏四月太后以疾罷聽政

五月李全襲彭義斌于恩州義斌敗之

許國既死李全牒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兩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乃斬齎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五月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峒抽山陽忠義軍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曰不

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挽淮進據漣海以處之

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

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

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

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靜

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

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

彌遠辭太師許之

彭義斌圍東平嚴實請和秋七月義斌徇真定實以蒙古兵來襲義斌死之京東州縣盡陷

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博勒和(舊作孛里海今改)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連和義兵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實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青厓之家屬不遣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博勒和等軍相望義斌分實以帳下兵

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即赴博勒和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在內黃縣西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畧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為他臣屬邪遂死之于是京東州縣復為實有實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凡五十四城後又割大名彰德外屬而益以德兖濟單四州時所在殘毀獨實所統治安四方之民爭赴之

贈張九戍官爵録程頤後

政無足紀後人或許其能推崇理學爾時内外政紀要于此者多矣乃無一整飭徒慕虛名毫無實濟則亦烏足稱道況祇從贈已往之程朱而不用現在之真魏即所謂推崇理學又與葉公之好龍何以異哉

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諡文忠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議論多偏尋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籍田令

以梁成大字謙之福州人為監察御史置直學士院真德秀金部員外郎洪咨夔

時論濟王事者衆史彌遠患之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諂事彌遠家幹者萬昕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

大曰其若入臺必能辨此事昕為達其語遂擢御史

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字孝先光之孫共為彌遠鷹犬凡忤

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于是給事中王塈等駁

德秀所主濟王贈典莫澤等繼劾之遂命提舉玉隆

官洛䕫亦言濟王冤成大等復交劾之鐫二秩由是

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成大知孝與莫澤為三凶且謂成大為成犬

冬十月蒙古主伐夏取甘肅州西涼府十一月取靈州

進次鹽州川

以西夏納仇人伊克和實袞舊作亦臘喇翔昆今改及不入質子也

以李知孝為右正言

知孝附史彌遠而忌眞德秀魏了翁之鯁直乃上言

陰詆之畧曰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訹訾扇揺之意勝既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始為激怒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立令名此則臣之所未解也踰月復言近年諸老凋零後學晚出不見前輩不聞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詖更唱迭和蠱惑人心此風披扇為害實深乞下臣章風厲内外

各務靖共以杜禍萌遂進拜右正言

貶魏了翁官居之靖州罷眞德秀祠禄

先是大理評事胡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言甚切直史彌遠諷李知孝劾之除名編管象州時魏了翁出關餞夢昱知孝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夢昱尋卒于貶所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

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知孝復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為罪大罰輕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相羊同徜佯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眞德秀乃眞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浦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給京軍緡錢

以雪寒給在京諸軍緡錢有差出戍之家倍之自是慶祥災異滛雨雪寒咸給之

蒙古使人如高麗未至盜殺之

自是高麗與蒙古不通

丙戌二年金正大三年春正月贈陸九齡等官録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後

詔贈陸九齡直秘閣諡文達沈煥字叔晦定海人直華文閣諡端

趙普首渝金匱之盟王旦苟徇天書之舉豈可以冠韓富司馬諸臣且張俊之狠愎史浩之庸苶更無足取此皆史彌遠欲尊崇其父以焜燿一時故為此徇

憲

録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 沈煥九淵門人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常日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仕終舒州通判

三月建昭勲崇德閣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彦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蒙古圍李全于青州

名失實之舉耳

全北劉山東挾朝廷以疑蒙古蒙古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砦全糧援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勁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城夕陷不如兄歸于是全留青福還楚

秋七月夏主德旺以憂卒弟子晛立

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德旺憂悸而卒國人立晛號德

淮亂方棘非大有才略者不能節制如許國徐晞稷劉琸彭忧

旺曰

獻宗

八月金置益政院說書

金主詔設益政院于內庭以禮部尚書楊雲翼字之美贊

皇人家等為說書官雲翼天性雅重博學能文明于樂平

政事直言敢諫與翰林學士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同為

時所重

徐晞稷罷以劉琸為淮東制置使

朝廷聞李全為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晞稷畏懦誤

姚翀輩皆以庸
懦小人垂涎閫
寄朝廷遂信而
用之至致彼殺
彼遂被執其幸
免者惟以媚賊
為長技措施顛
倒如是安望其
能靖賊患乎

易帥劉琸雅意建閫使鎮江副都統彭忯延譽忯亦
垂涎代琸從臾尤力故以琸代晞稷忯代琸知盱眙
冬十一月盱眙忠義夏全作亂逐劉琸以衆降金
琸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以鎮江兵
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琸素畏其狡不許彭忯自以資
望視琸更淺曰琸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琸猶憚夏
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
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収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

事會夏全忻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屯城內琸駭懼時傳李全巳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琸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之黨震恐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謂曰將軍非山東歸附那狐死兎悲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埀盼全諸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于是轉仇為好反與福謀逐琸遂圍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琸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

已夜半琸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琸步至揚州借兵自衛夏全既逐琸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圖已因大掠趨盱眙欲為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恐琸自劾未幾死

丁亥三年金正大四年 春正月以姚翀為淮東制置使

朝廷以姚翀嘗與李全交驩故命之翀朝辭帝謂曰

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具為朕撫定之琳至楚城東艤舟以治事閤入城見李全妻楊氏用徐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氏許琳入城琳乃入寄治僧寺中極意娛之

贈朱熹太師信國公

熹先謚曰文至是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

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紹定中改封徽國公
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
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田四救已曰譬如為衣有身衫無袖邪今北歸未必非福全乃降于蒙古
蒙古遣使責歲幣于金

六月戊申朔日食

楚州忠義李福作亂逐姚翀詔以統制楊紹雲兼淮東制置使改楚州爲淮安軍

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爲厲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朝福知之亦謀殺慶福于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一日福偽稱疾不出旬餘慶福往候之福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福以慶福首納于姚翀翀大喜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

淮為江之捍蔽已不宜輕棄況有叛則當討帥非其人則當慎擇而易豈可以一時變亂不復建閫視若羈縻因噎廢食宋政

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畏衆口數見翀促之翀謝以朝廷撥降未下至是福乘衆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兵欲害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髯縋城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

金遣使請和于蒙古

之不綱亦已甚矣

蒙古主滅夏以夏主睍歸夏自元昊稱帝至睍亡凡十主合二百一年

蒙古主盡克夏邑城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于六盤山注見前踰月夏主睍力屈出降遂縶以歸夏亡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所活已萬人

秋七月張林等歸淮安討李福斬之

李全之黨以贍軍錢糧不繼屢有怨心全將國安用閻通數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

樂生而劉慶福為不吾怨讎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閻貳令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為全所辱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帥衆趨楊氏家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妄稱楊氏函其首并福首獻于楊紹雲紹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

彭忭輕儇無決生失事機其禍固不待言若時青不過紅襖賊魁降金復叛歸宋始終一進退無據之人耳有何重望而制議必而檄忭忽而檄青致使諸將

詔知盱眙軍彭忭及時青經理淮東八月忭將張惠等執忭以盱眙降金

時檄忭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并兵往楚州使便宜盡戮李全餘黨忭輕儇不為惠等所服得檄不敢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委青不及已乃歸盱眙設燕邀忭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金人俾惠專制河南以拒

縱心釀成事故有之畏首畏尾皆報李全遷延不出適以自殺其軀無足深責而宋之君臣昏昧無知欲弭亂而轉以速亂果何所見而成此大錯邪

蒙古而使總帥完顏額爾克戍之

蒙古以李全行省事于山東淮南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張林

全得時青報慟哭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授全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全遂與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王義深

奔金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為全所殺既而全誘殺時青併其衆

冬十二月金封李全為淮南王全不受

時全敗完顔額爾克于龜山故也

蒙古兵入關外謂大散關以外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三關

方輿紀要此三關謂陽平白水仙人也漢中西面之險以三關為最考陽平關在漢中府寧羌州東北古陽安關地六朝以後謂之陽平非三國時白馬城之陽平關也注已詳前白水關在寧羌州西南與四川昭化接界仙人關注見前逃歸

先是蒙古自鳳翔侵京兆入之關中大震及是蒙古復以兵破關外諸隘至武階（注見前）鄭損棄沔州（宋開禧中置今漢中府畧陽縣是）而遁于是三關不守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唯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注見前）析津（即禹貢析城山在今澤州陽城縣西南）東至邳州之淮鎮（在邳州東北）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議者乞謹邊備以防南侵帝命樞臣采其計

蒙古主特穆津殂于六盤山少子圖類監國

蒙古主在六盤山疾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殂年六十六葬起輦谷廟號太祖起輦谷在漠外方輿紀要元諸帝皆葬此不加築為陵

第四子圖類監國

史臣曰元太祖深沉有大畧用兵如神故能臧國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勲偉績甚衆惜乎當時史官不備或多失于紀載云

蒙古入西和州知州事陳寅寶謨閣待制咸之子死之

蒙古兵薄西和城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破寅謂妻杜氏曰若速自為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二子及婦俱死母旁寅歛而焚之乃自伏劒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事聞贈右文殿修撰謚襄節

戊子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春三月金將完顏禪華善名彛字良佐世以小字行豐州人舊作陳和尚今改大敗蒙古兵于大昌原在慶陽府寧州東南宋史地理志寧州定平有大昌鎮

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哈達問誰可為前鋒者忠孝軍提控完顏禪華善出應命許之禪華善即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穆昆忠孝一軍皆回紇奈曼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驁狠難制禪華善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為重已而禪華

善復敗蒙古於衛州在正大六年後又敗蒙古蘇布特蒙古烏梁海人按蘇布特舊作速不臺烏梁海舊作兀良合今並改于倒回谷在正大八年倒回谷在西安府藍田縣七盤山舊志唐貞元中刺史李西華以七盤山路險峻開新道七百里回山取途故有倒回之名

夏六月壬寅朔日食

冬十一月雷

己丑二年金正大六年蒙古太宗却特烏格台元年秋八月蒙古烏格台立是為元太宗

烏格台自和博在和林北舊作霍博今改而來會喪于是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召諸王畢會請立烏格台時圖類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于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興諸王奉烏格台即位于和林東奎騰阿嚕在和林東舊作庫鐵烏阿剌里今改之地時因庶事草創儀制簡率楚材始定册立禮儀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忤意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禍

者楚材以為言命禁絶之

冬十二月蒙古始定筭賦

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牛馬羊

蒙古以史天澤等為萬戶分守中原

蒙古主以史天澤劉哈瑪爾本名嶷字孟方濟南人舊作黑馬今改蕭札拉為萬戶分統漢兵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隸天澤平陽宣德等路隸哈瑪爾

庚寅三年金正大七年春二月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

軍馬

范蓁時丁母憂求解官不許乃卒哭俱復視事

蒙古立十路課税所

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于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誠均定中原地税商税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

四十餘萬石何為無用哉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至是楚材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

夏五月以李全為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命遂罷知揚州翟朝宗

全自還楚即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全知東南利舟

李全屢作不靖戕害朝臣叛跡久已彰著且既降蒙古即非宋

揖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留其舵工以一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厚募南匠大治舩艖船自淮口及海相望時時試舟于射陽湖在淮安府阜寧縣北與鹽城寶應分界即古射陂也及海洋復以糧少為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以覘畿甸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貿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徃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絕全因縱遊說于朝

臣按以節鎮已為失策及予而不受更非爵祿可餌而其不臣之跡彌復顯然尚安得為恭順乃為其外飾之貌所愚遲餉不絕轉冀少寬北顧之憂宋室君臣何懵憒乃爾嘶溢糧而媾賊鋒軍士殺因解體使非趙范趙葵力主進攻淮亂其何能已乎

復請建閫山陽又遣使入金且欲銷朝廷兵備乃遣軍士穆椿潛入京師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于是先朝兵甲盡喪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如先取為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為備且雖反不敢遽絶其給乃挾蒙古李宣差宋宣差以恫疑虛喝而蒙古實未嘗資全兵具李宣差則青州賣藥人也朝廷雖知其姦姑事苟安不之詰及全糴麥舟過鹽城漢鹽瀆縣晉改鹽城今縣屬淮安府知揚州翟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彊知縣陳遇皆遁全入

城據之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衆朝廷乃受全節鉞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為罷朝宗命通判趙璥夫攝州事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

秋八月蒙古史天澤攻武仙于汲仙敗走胡嶺關在懷慶府

濟源縣西亦名虎嶺關

先是天澤擊仙仙自西山敗走汲縣金史作仙走金汴京與此異

復封仙為恒山公置府衛州至是天澤合諸軍圍之

金將完顏哈達率衆來援蒙古諸軍皆北天澤獨以

千人繞出其後諸軍合攻之仙逸去屯胡嶺關天澤

遂取衛州

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

李全造舟益急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紿趙璥夫以

蒙古為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時史彌遠多在告諸執政又不以為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許便宜從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蒙古主帥衆入陝西金以完顏哈達伊喇豐阿拉行省事于閿鄉以備潼關

初蒙古使翁郭羅舊作斡骨欒今改至陝西議和金行省伊喇豐阿拉赫舍哩要赫德等懼其泄事機留之已而蒙古圍慶陽豐阿拉擊敗之圍遂解豐阿拉志意驕滿乃遣翁郭羅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翁郭羅還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怒即與其弟圖類帥衆入陝西鄜翔京兆同華之間破諸山砦栅六十餘所遂

趙鳳翔金以平章政事完顔哈達及伊喇豐阿拉行省

閺鄉以備之

十二月李全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敗之

全突至揚州灣頭即茱萸灣亦曰東塘注見前揚州副都統丁勝

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璥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

千名糧勸全歸楚州即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笑曰

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紿邪擲書不受璥

夫恐丞發牌印迓趙范于鎮江范亦刻日約葵葵帥

雄勝寧淮武定强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州閫范葵已入揚城全鞭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駐平山堂以伺三城舊志周顯德中克揚州韓令坤以故城大難守于城東南隅築小城以治已而李重進改築于故城之南謂之西城宋紹興中郭棣知揚州以重進所築處勢卑淺復就故城遺址建築大城所謂三城也機便全攻東門葵親搏戰全將

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隅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畔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為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衆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

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刼寨舉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葵亦戰敗之

詔史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

立皇后謝氏天台人故相深甫之孫

人之妍媸好醜皆有一定雖榮枯肥瘠或有時變更其本質終不能易也黧黑之人因病而膚脫如玉乃理所必無好事者作此謬語以傳異徵史家誤信而書之簡冊不值

后父渠伯早世產業破壞后躬親汲飪帝即位議擇中宮楊太后以謝深甫有援己功楊后立于寧宗嘉泰二年時深甫為丞相然宋史楊后及深甫傳俱不言援立之事惟謝后傳載之今依續綱目從謝后傳輯命選謝氏女謝氏獨后在室后生而黧黑翳一目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櫸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事奚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為后妃之象櫸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蛻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翳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邪

一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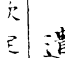
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

辛卯四年金正大八年春正月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在揚州府城北上按雷塘下達運河

全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

退有項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弭橋並出為三迭陳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横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憚其黨不順而邊陲喜事者欲挾全為重遂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已而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槍垂雙拂為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鋭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

幟以誘之全望見突鬬而前范麾兵並進棻親搏戰
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巳
塞其竇門全宭從數十騎北走棻率諸將以制勇寧
淮二軍蹙之全趨新塘新塘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
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
及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
羣卒捽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將
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為首莫



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提閫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葵淮東提刑善湘李子汝棣史彌遠壻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藉殷勤故能成功

蒙古圍金鳳翔夏四月克之

蒙古圍金鳳翔府金行省哈達豐阿拉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字文舉澳州人往諭之哈達豐阿拉言北兵

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畧與渭北軍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赴少紓鳳翔之急哈達布哈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遂取鳳翔哈達布哈遷京兆民于河南使完顔慶善努戍之

五月趙范趙葵等收復淮安

趙范趙葵復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

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天五月淮安五城此賊所築以屯兵者俱破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王旻趙必勝全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楊氏謂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耳遂絕淮而去其黨即遣馮垍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安遂平

國安用降蒙古以為山東路都元帥

安用從李全妻楊氏走山東降于蒙古蒙古以為都

元帥行省山東

蒙古侵金使綽布罕舊作速不罕今改來假道秋七月至沔

州統制張宣殺之

初金降人李昌國言于蒙古圖類曰金遷汴將二十

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

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圖類然之至是白于蒙

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圖類先趨寶雞綽布罕来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至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圖類聞綽布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八月蒙古圖類入武休破興元遂侵仙人關注俱見前

蒙古圖類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今漢中府洋縣北有華陽山元魏置華陽縣以此名後廢屠洋州攻武休開生

山截焦崖（棧道名輿程記連雲棧有焦崖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敗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在寧羌州東南）撤屋為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後周縣元省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閬中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注亦見前）

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

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户府專總軍政

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若為令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料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九月太廟火

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秘書省玉牒所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存蓋殿帥馮榯率衛卒

力救之也帝素服減膳徹樂宰執降官封一等太常少卿度正國史院編修官李心傳上疏言宗廟之制未合于古玆緣災異宜舉行之詔兩省侍從臺諫集議之遂求直言籍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為濟王置後以和異氣帝不省度正字周卿合州人李心傳字微之舜臣之子徐清叟字真翁應龍之子

蒙古攻金河中取之

蒙古主圖河中急金完顏慶善努棄京兆東還僉樞草火額爾克元帥板子額爾克俱內族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為板子時人以其兩人同時同名故加此號以別之懼城大而軍力不足截故城

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破草火額爾克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額爾克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閿鄉初板子額爾克在鳳翔為監戰奉御陸爾舊作六兒今改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召陸爾遂譖其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

冬十月蜀口諸郡陷于蒙古

四川制置使桂如淵逃歸詔以李𡌴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趙彦呐字敏若彭州人副之知興元府初彦呐治西和五年安丙待之甚厚崔與之以彦呐大言無實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閫朝廷不從

蒙古伐高麗

以其殺使者珠古舊作著古今改也

十一月蒙古圖類入饒風關十二月渡漢江金完顔哈達伊喇豐阿拉自順陽漢倶邑晉置郡宋為縣元省故城在今南陽府淅川縣還鄧

州蒙古追之獲其輜重

圖類攻饒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冐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今河南許州金為昌武軍節度使歸德金改宋應天府為歸德府今府屬河南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

截江與戰僅能
拒而不能攻圍
不若縱之渡而
後擊可以出奇

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哈達豐阿拉帥諸軍入鄧州楊古延一名沃理賜姓烏林噶朔州靜邊官莊人按楊古延舊作楊沃衍沃哩舊作斡烈烏林噶舊作兀林答今並改後倣此禪華善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圖類將兵屯漢江哈達豐阿拉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江而後戰

制勝然當乘方渡之時攻其無備如迅雷之不及掩耳其勢固不容髮乃哈達豐阿拉既以後至失事機復明列步騎虛張聲勢致敵兵觀望不前已昧于遲速勞逸之道而兩人者尚飾為整暇漫無區分一則謂未可與戰一則謂彼將安歸詞度非方生

孰是張惠阿達茂（舊作按得木今改）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空虛必為所潰豐阿拉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自來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哈達豐阿拉始進至禹山（在南陽府鄧州西南）分據地勢列步卒于前山騎士于山後蒙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鴈翅轉山麓出全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卻其在西者望豐阿拉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

從其敗且又隱敗報捷害及城民其罪尚可勝誅乎

富察鼎珠舊作定住今改力戰始退哈達曰彼衆號三萬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豐阿拉曰江路已絶黄河不氷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哈達豐阿拉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哈達豐阿拉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突出邀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哈達

豐阿拉乃入鄧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哈達豐阿拉

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

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葢

以為實然也于是民保城壁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

蒙古游騎突至多被俘獲

新作太廟

壬辰五年金天興元年春正月以孟珙字璞玉宗政子為京西兵馬鈐

轄屯棗陽

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衆皆帖然珙又剏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即濜水今亦曰沙河在棗陽縣西南入白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大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邊儲豐足珙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至是以毋憂起復駐劄棗陽

以史嵩之（字子由鄞人）為京湖制置使

知襄陽府

蒙古主自白坡（即白波鎮在懷慶府孟縣西南宋初河清縣嘗治此後徙）渡河次鄭州使其將蘇布特圍金汴京

蒙古主用西夏人實克（舊作恤可今改）計自河中由河清縣（唐置金徙治孟津渡因改曰孟津此稱河清蓋指舊名也今屬河南府）白坡渡河遣人馳報圖類以師來會蒙古主遂入鄭州遣蘇布特攻汴城金主召羣臣議所守有言珠赫埒高琪所築裏城

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于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徧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四萬并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為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辭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勵洛陽人至于慟哭

金完顏哈達伊剌豐阿拉引軍援汴及蒙古圖類戰于三

動人以言所感已淺本無救于何庀然不試而聞者感慟猶見大定明昌之遺澤在人或因此

而激厲民心庶幾死守禹去來尚不可與敵于禹一乃悔悟之辭甫下征括之令旋行百姓雖愚豈虛語所能固結況并此亦不足信耶

峰（山名在開封府禹州西南）大敗忠孝軍總領完顏禪華善死之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今開封府禹州金曰鈞州）沙河（即須水在禹州東北）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

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古延奪路得之金軍遂進攻于三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兵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古延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考金史楊古延傳三峰山之敗古延走鈞州部曲勸之降古延叙所之望汴京再拜自縊死與此所載不同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豐阿拉已

失所在哈達乃與禪華善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時在鄭州聞圖類與金相持遣昆布哈宗王伯勒格特依之季子按昆布哈舊作四溫不花伯勒格特依舊作則里古台今並改齊拉袞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于楚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外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哈達耳今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禪華善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圖類問

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禪華善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潼酹而祝之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豐阿拉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在州東北圖類欲降之往復數百言終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

是俱盡不復可為矣

二月金陜西諸將棄潼關東還蒙古追及之于鐵嶺在陜川盧氏縣北皆殺之

初金聞蒙古入饒風關遣圖克坦烏登舊作兀共今改行省閿鄉以備潼關圖克坦拜扎為關陜總帥便宜行事會阿里哈舊作阿里合今改傳旨召烏登援汴烏登遂與潼關總帥納哈塔赫伸舊作納合閏今改及秦藍總帥完顔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虢

入陜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遂長驅至陜烏登發閺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氷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于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于馬前金兵遂大潰烏登赫伸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

蒙古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不克

薩布謂宰相必用文人襲世俗迂腐之說而忘金源盡臣之本夫金源初起大東兩時豈有文人輔成創業乎況國家有事之日尤當與共安危若止潔身獨

蒙古國歸德金行省什嘉紐勒緷本名十六舊作石盞女魯歡今改後倣此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材智故得不破

金復以完顏薩布為左丞相

先是完顏薩布謂都事商衡字平叔曹州人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為相之道薩布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某時以某為相而國亡遂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主大懼平章政事博索內族名承裔系出世祖諸孫按博索舊作合撒今改後倣此以為勢必講和和

善而置國事於不顧與國休戚之謂何然薩布後此尚能殉義以全大節若拜性慮議和為質力薦薩布以避患更為小人之尤而不足責矣

議定則首相當往為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薩布為相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隷諸帥

三月蒙古圍洛陽金警廵使強紳河中射糧軍子弟力戰却之

蒙古立砲攻洛洛城中惟三峰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薩哈達內族字安之按薩哈連舊作撒合輦今改疽發于背不能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強紳為府僉事紳貌

極瘦陋而膂力過人所領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兵圍其三面紳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過礮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紳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金遣曹王頟爾克為質于蒙古請和夏四月蒙古退軍

河洛

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宣宗子子額爾克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為質請和諫議大夫費摩阿固岱舊作阿虎帶今改為講和使未行蒙古蘇布特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立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章博索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閧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

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俱跪于道傍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邪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令往作質子矣汝等畧忍待曹王出韃靼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造礮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為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

用礮則破大磑或碌碡為二三皆用之攢竹礮有至十三稍者餘礮稱是每城一角置礮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受礮所擊唯凹而已金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礮座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濠又為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内外死者以百萬計蘇布特知不可取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字行之大興人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蘇布特乃許退兵散屯河

洛之間叅政持嘉喀齊喀舊作赤盞合喜今改以守城為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叅政内族色埒南陽郡王襄之子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為恥况以罷攻為可賀耶喀齊喀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邪乃命趙秉文為表先是蒙古攻城時金主母明惠皇后陵被發秉文曰春秋新宫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内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上書不得稱聖改聖

旨為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邱門外采蔬薪

金命其平章政事完顏博索致仕

博索恇怯無能性復貪鄙軍士怨憤其不戰博索不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為幸為我撰乞致仕表頃之金主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軍士猶欲殺之博索懼一夕數遷金主以親軍二百陰為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毁其别墅而後已

或議金從此遂絕和議致覆亡非也夫強元勢餤方熾金雖厚禮來使元其能釋憾而就和議邪即暫與和議其能終歲決時

五月金汴京大疫

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户僧道醫師粥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

秋七月金殺蒙古使者三十餘人

金飛虎卒孫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

蒙古國安用降金金封為兖王行東京尚書省事賜姓

不遽轉為禍兵致攻邳殺使不殺使固無益損特是時疆國凌替百姓膏塗謂殺此數十人遂足以快心未免所見之淺然較之選懦乜憐終無所逃者猶為此善於彼耳

名完顏永安舊作用安今改後倣此

先是金徐州軍亂國安用入據之埽兵總領王祐張興都統豐新等夜燒草場作亂遂行省圖克坦伊都安用率兵入徐斬祐等以豐新為帥主徐州事按圖克坦伊都舊作徒單益都豐新舊作封仙今並改至是金宿州東面總帥劉安國邳州杜政皆以州歸之安用遂據三州蒙古師鄂卓囉蒙古氏舊作阿木曾今改聞之怒曰此三州我當取安用何人輒受其降遣將張進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安用懼乃與徐州總師王德全刼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乃還邳

州會山東諸州及徐邳宿三州主帥刑白馬結盟誓歸金既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因宿州從宜重僧努舊作衆僧奴今改後仿此自通于金重僧努以聞金主遣近侍直長因世英等持手詔至邳封拜安用賜姓改名且以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使得便宜從事先是重僧努遣使未報安用即服金衣冠及聞使至復猶豫不決遣迎使者監于州廨問所以來使者對以封建事安用意頗順明日出見使者跪揖如等吏生定使人取金所賜物遍觀之喜見顏色乃設宴拜受如儀令主事常謹隨世英奉表入謝從金所賜姓名為完顏永安金主復遣世英賜以鐵券

虎符龍衣玉魚帶及郡王宣世襲千戶宣各十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世英過徐德全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永安郡王宣吾二人最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千戶宣各二由是與永安有隙已而永安徵兵徐宿欲圖山東德全安國不應永安駐師徐州城下遣人殺安國因攻徐州三月不能下退還漣水以軍食不給來乞糧朝廷陽許之永安即日改宋衣冠而陰降于金糧乏軍多流亡

金恒山公武仙等會兵救汴八月遇蒙古于京水即今開府府賈魯河源出滎陽縣高渚山自鄭州以上謂之京水鄭州以下謂之賈魯河以元賈魯濬此故名皆潰

初三峯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十萬人屯留田在汝州郟縣西北隋書地理志郟城縣有大留山即此令亦謂之大劉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

與鄧州行省完顔色烈鞏昌總帥完顔呼沙呼即完顔仲德海蘭路人按呼沙呼舊作忽斜虎今改後仿此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兵即按軍眉山店在密縣東北眉當作梅以地近梅山故名報色埒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色埒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遲嘉喀齊喀帥兵應仙色埒等至京水蒙古衆之不戰而潰仙亦敗走還留山喀齊喀屯中牟三日聞色埒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喀齊喀被劾廢居汴常鞅鞅不樂後為崔立所殺

閏九月彗出于角

帝避殿減膳撤樂詔中外臣僚指陳缺失無所隱諱

諸路監司察守令之貪廉仁暴及民間利便疾苦以

聞

高麗盡殺蒙古所署官蒙古伐之

高麗盡殺蒙古所署官達嚕噶齊帥衆入海島蒙古

薩里台舊作撒里塔今改伐之卒于軍

金括粟民間

金主以和議既絶懼兵再至乃復僉民兵為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珠赫字仲平後死崔立之難按珠赫舊作珠顆今改從仿此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為名珠赫諭民曰汝當從實推唱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内族哈準一名永錫按哈準舊作合周今改從仿此復覬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哈準為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哈準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

按戶括粟閭閻已不勝其擾玖珠乃更濟以酷暴輕視孀婦干死致民皆股栗國益空虛其復何以持久觀其對李蹊之言謂花不損何由成當思欲以強辭折衆豈知百姓不保社稷尚誰與圖存其弊更不止于刲肉醫瘡矣

者半之仍書其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玖珠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玖珠笑曰吾得之矣執寡婦以令衆婦泣愬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為養故雜蓬粃以自食且非敢以為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玖珠不聽竟杖死閭者股栗盡棄其餘于糞溷中或白于李蹊蹊顰蹙曰白之參政及白哈準哈準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余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幹林直學士錫瑪喇愛錫嘆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為奉御博諾所告金主怒送愛錫有司賴近侍李大節救免　錫瑪喇愛錫字正之策論進士按完顏玖珠舊作完顏久住錫瑪喇愛錫舊作斜卯突實博諾舊作把奴今並改

冬十月金盱眙守將以城來歸詔改為昭信軍

蒙古圖類卒後追謚睿宗

圖類生六子長莽賚扣即憲宗舊作蒙哥次默爾根舊作木兒哥

三瑚圖克圖舊作忽覩都四呼必賚即世祖舊作忽必烈五轄魯舊作

旭烈六額埒布格舊作阿里不哥今並改後倣此

金以汪世顯字仲明鞏昌鹽川人為鞏昌便宜總師

初世顯以戰功為征行從宜分治陜西西路時調度

窘迫世顯發家資率豪右助邊鄰郡效之軍餉遂足金

趙范不欲允蒙古夾攻之請其

主以呼沙呼為鞏昌總帥世顯同知府事二人盡忠固守以抗蒙古及呼沙呼勤王東下而潰乃以世顯代之世顯勵志自奮糧械精贍

十二月皇太后楊氏崩（諡恭聖仁烈）

詔外朝以日易月宮中行三年喪

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許之

蒙古再遣王檝（字巨川鳳翔虢縣人）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

先見誠非當時朝臣所及厥後乃欲乘金之亂遂思收復三京志則大而識則短矣夫能發奮有為豈不甚善然以積弱之宋敵方銳之元不審時勢不度力量貿貿然輕于舉動啟釁招尤范之智何能料于前而不能料于後耶

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金主守緒出奔河北蒙古蘇布特復圍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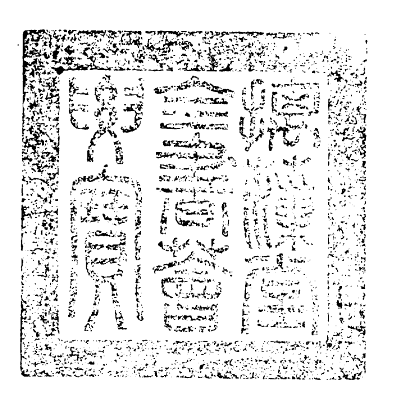
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蘇布特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乃起院判白華為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

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有蘇布特則鄧下亦不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然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若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決三軍之氣内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金主不從翌日集軍士于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遂以右丞相薩布平章博索等帥諸軍扈從參政納

蘇肯即完顏納蘇肯字正甫蘇呼之弟按納蘇肯舊作奴申今改正樞副兼知開封蘇尼雅布舊作習捏阿不今改後仿此等留守金主乃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呼沙呼援兵至言于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金主遂決意東行進次黄陵岡諸將請幸河朔金主從之蒙古蘇布特聞金主

東走復進圍汴京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一



總校官進士　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　臣常　循

謄録監生　臣王慕蘭